

桥

刘 澍 德 著



前 言

这部中篇小说，采取了一个农村姑娘自述的形式，描写了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收购余粮、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，在云南农村中所展开的剧烈的斗争。作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发家致富思想的农民，在合作化运动中觉悟和转变的过程。作品告诉我们：只有通过农业合作化这座“桥”，个体农民才能最后摆脱贫穷，走上真正幸福的道路。

作者刘澍德，今年五十岁，出生在吉林省的一个农民家庭。上过两年中学，曾在家乡当过四年小学教师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流亡到北京，进入大学中文系读书。抗日战争爆发，由北京到了云南，任中学教员。抗战胜利后，先后在东北和云南的大学里教书。他的写作活动是从一九二六年开始的，不过解放之前写的较少。解放以来，写过若干特写和短篇小说，以及中篇小说“桥”、“小蛤村阴阳社”等。

编 者

你看，我把这个圍腰头[●]画成什么样子：几朵梅花差不多教我画成紅五星，落在梅枝上的喜鵲，象教大风吹的站不稳脚，身子侧歪的那样厉害，教人耽心牠就要从树上掉落下来。另一只在天空中扇着两翅，正要往梅枝上落，冷眼一看，牠的尾巴也变成了第三只翅膀……坏透啦，这哪里象我画的？你想想，結婚的圍腰，是特別惹人眼睛的。人們看新媳妇，第一眼，首先看她的臉相生得俊不俊，再一眼就要看她圍腰上画的是什麼花，样式新鮮不新鮮，綉的漂亮不漂亮。画圍腰的人，往往跟新娘的生相、嫁粧，一同受到夸奖和嗤笑。小云結婚时节，如果紮起这个圍腰，人家一定要問：“哪个把圍腰画成这种丑样子！二珠嗎？她还算描花好手呐？”

● 圍腰，即北方圍裙；圍腰头，即圍裙嘴。

吓……”

午間，小云來到家里，帶着一臉高興，把一個印着貿易公司紅字的灰色小紙包扔在桌上，很神氣的說：“二珠，給我畫一個‘喜鵲登梅’，好點畫，可聽見！我兩個嘛，今日你幫我，明日我再幫你。”我說：“你好不識羞！只有我幫你，你能幫我哪樣？”小云把眼珠斜到眼角上：“別裝佯！老多年前怕就說成啦，哪個人不曉得！”我說：“他們說他們的，反正得我同意。”小云吃驚一般笑起來：“呵嘛呀，你還沒同意？嘖，嘖，嘖，你跟小海，每日作活在一起，玩樂在一起，就差沒住在一起啦。”我瞪着眼睛說：“在一起又怎個！反正不到那時候，我就是不結婚。”小云知道我是指着入團說的，立刻用眼睛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，然後說：“你是個好孩子，很有希望。”小云比我只大兩歲。要是和我年紀相仿的另外一個人，拿這種口氣和我說話，我就要說：“到別處去擺你的老資格！”小云可就不同，哪管她說的是句笑話，我都覺得重要和有用的。

小云走后，我拿出筆、墨、硯台，先研好墨，然後打開紙包——呵哈，白龍頭細布，雖然沒漂過，

布絲可是又白又細密。样式已經剪好，很象村子南面那座小团山。望着，望着，小团山上真就生出一棵梅树，枝上开滿紅色的梅花，一只喜鵲落在高枝上，仰着头，張着嘴，招喚牠的同伴。另一只喜鵲，从天空飞下来，抖着翅膀，翹起尾巴，就要落到同伴的身旁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拿起圍腰头，貼到胸脯上面，不由的走到牆边，站在土改时分得的那块一尺长的大鏡子跟前，看了一眼，我立刻呆住了。我想起那年冬天，忽然落了大雪（从生我下来，第一次見到的雪），地上的雪虽然化了，小团山还是白白的。当时全村子人都跑出来看山，看雪。山景确是很好，只是一片烏云，在山背后的天空上翻騰。大家說：“可惜是个阴天，要是晴天，团山更好看啦。”我的旧衣服补着各色各样的补釘，就象那片烏云一样，衬得小团山都丑陋啦。心里一不痛快，不单梅花画的走了样，就連喜鵲也生出三只翅膀来啦。

我并非为穿不上好衣服就生悶气。你想想，再两日就要交“冬至”了，身上連多一件遮寒的衣服都沒有。仅只这件旧衣服，已經破得七零八落，补釘

快要补不住啦。昨日到小海家去玩，小香（小海妹妹）那小鬼，挨我身边站着，两手一齐搭在我的右肩头上。忽然间，她鬼笑鬼笑的，不住对她哥哥使眼色，引小海向我身上注意。小海一面拿眼睛向我身上瞟，一面向他妹妹摇头，象是禁止她的样子。我立刻晓得；他们对我一定又搞什么怪名堂，赶忙把眼光收到自己的身上——呵呀，原来小香扯起我衣服上的补钉，胸前露出一块白白的三角——我回手打了小香胳膊一巴掌，赶忙跑回家里来。

要是还在解放前的苦日子熬，要是今年的年景不好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大家谁不知道我家今年增了产，哪个不说我爹高正国的增产，得了他女儿的力。可是谷子攞完了，家中一粒也没存，在场上就你三斗、他二斗的借出去了。最怪不过的是：这些日来，爹每日都是出去赶牛车。（据说赶一天牛车，抵得三个割谷子的工。）他清早出去时，总是拿菜叶包上两个饭团（他不肯在外面下馆子），爱呷几口烟，烤菸又是家出的。花销一丁点全没有，拉车钱却一文也不带回家里来。上前天，妈问了他一句，他沉下脸来说：“你可是查账？”妈见爹不高

兴，就不再往下問啦。媽既然不追究，作女儿的不便多事，因为我們一家是全村公認的和美家庭啦。

一陣爭吵夾着笑声，从小海家楼上西窗口里傳过来。小香叫的最凶，笑的最响。喊声里好象还夹帶上了我。你知道，我向来是不愛在背地里偷听別人說話的，可是小海家的話，有时候我总要听他一听，何況話里面还有我一份呢？

我們两家虽然分住在兩院，房子却是很挨近。我家的东山牆，紧靠他家西山牆，兩房中間隔着一个六尺寬的土台，台上面生着一棵石榴树。小海家的山牆上，开着一道窗子，話声就是从那里傳出来的。

我走到石榴树下，听见小香正說：“……爹也向着她，媽也向着她，給我买一样，就給她买两样，我說吧，要不是爹媽偏向，也是哥哥出的主意，哼！”

“哪个主意？哪个主意？你混說些什么！”小海声气里，帶着半真半假的气憤。

“你就是爱眼热。”說話的是二孀（小海的媽），“告訴你，我的主意。昨日你不是把二珠的胸口都給扯通啦？二珠早晚总归是我家的人。你还看不出

来，要是等她爹給她縫衣服，恐怕要把二珠冻病呐。”

“那老倌快要变成财迷啦！真是……”

小海的話头，立刻被他媽截住：“声气放小些，小心他們听見呐。”

只听楼板咚的一响，我赶忙躲在树蔭底下。从树枝縫縫向上一看，一个团下巴，两个圓鼻孔，长长眉毛上盖着一絡黑头发。两只大眼睛，从院心轉到房門口，然后輕輕咳嗽一下，小聲的：“二珠，二珠！”喊了两声。要在平日，就是不搭腔，总要走出院影，望着他笑笑，或者打个手势。今日，我緊緊貼着树身，教他連影子也瞄不着。

随着，地板又是咚的一声响：“还好，他們全不在家。”跟着就听他媽說：“說实在話，我可沒見過这份人，对他的老牛比姑娘还上心。你看你大爹（指我爹）每日清早，提着手籃蹲在牛身边，一把一把給牛抓痒，一个一个代老牛找虱子，姑娘冻的什么样，他全管不着！”

小海說：“听说老倌把拉車錢在外村放了賬。他自己不肯对人說，瓶口罐口扎得住，人口可是扎不

住。”

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立刻跳下土台，退回院子来。我很想动点真气——气他们一家不应该那样看待我爹！但是，我又气不起来。我们两家好了几十年，我和小海又是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。小海和我好，他们全是笑着，盼望我们走到那一天。尤其那个二婶，她对我真是知寒知暖的。拿今日事情来说，她对关心，已经胜过我的爹妈。再说小海吧，爹这几个月整日赶牛车，田里的活，全丢给我一个人，一到忙不过来，小海就起早贪黑的帮助我。大家常常取笑说：“小海已经是高正国的儿子，……”有了这些关系，我的气怎会“真”得起来呢。

妈从地里抱回几大棵青菜，到厨房去烧晚饭，把米洗好，缸里水已经空了。我拿起勾担，挂上水桶，到龙潭去挑水。龙潭在村西，有半里远近，去时下坡路，回来就很吃力。我走出村子，刚要走下坡脚，就见小海挑着两桶水，从仙人掌的夹道里，迈着快步走上来。走到跟前，他歇下水桶，笑一笑，努努嘴，意思是：要我把水桶和他对换。我说：“不

要你的。”我並沒有望他，我望着水桶里的一片菜叶（叶旁边映出他的面影）。小海說：“你怎象生了气？是不是小香昨日惹了你？”他左手抬着扁担，伸出右手向我肩上抓。我退了一步，“人就是怪，当面作人情，背地里……”我赶忙把話嚥住。我覺得，假如我真个說出来，以后說的人自然不肯再說，听的人也就无法再听了。幸好他没听清我的話，只說：“赶快，我不能給你送到家里去，因为有你在家里，当着你媽的面不大好意思。”

等我挑起他的水桶，剛才走了三步，小海在背后就說：“哼，明明想要，还要拿一手，我这才叫冤枉呐。”曉得他是故意逗我，我也就不理他。当我把水挑到家里，媽笑着說：“我的女儿，可真有本事，出去就回来，象井在門口一样。”我臉上当时发了燒，却回答不出一句話来。我的心里說：“媽，別裝昏，爹跟我不在家时，你用的水打哪里来的呀？”

我把菜洗完，切好，媽向鍋里舀了两瓢水，把青菜放到鍋里。她回轉身从墙洞上拿下两个罐罐，两个全是空的。她皺了一下眉：“少油无盐，日子过的真焦心。”我順口抵上一句：“你就会对我訴苦，

爹一回来，啥話都沒有啦。”媽說：“我不对你爹說，难道我怕他嗎？我不愿意为了吃吃喝喝跟男人吵嘴。老古語說：‘酒肉宾朋，柴米夫妻’，我扎实恨这句话；那是笑女人吃不得苦。我跟你爹苦了一輩子，为了吃吃喝喝，向来沒有爭吵过，你从小到大，亲眼看見的。再說你爹，又不是那份胡吃乱用的人……”

媽正在教訓我，厨房忽然一黑，二嬸就象一堵牆那样站在門口：“你們真早班呐，我們还没燒火，你家飯都好啦。”二嬸的胖身子，把屋門遮住了一多半。她胳膊窝里夹着一卷布，面上帶起亲切的笑容，看看媽又看看我。我已經曉得她是干什么来的，借故說厨房小，自己退到門外，让二嬸进来。

媽說：“飯燒好还早啦，还得給油罐烤烤火，盐罐洗洗澡呐。”二嬸說：“你家是省吃儉用，并不是沒錢买。”媽說：“有錢还說啥！就是她爹不得閒，二珠还可以买啦。”二嬸說：“別哭穷好不好？你家有几斤几两，瞞得別人可瞞得过我！”媽說：“就算瞞不得你，那你就估估到底是几斤几两！”两个人各占灶台一面，半真半假的吵着。媽象生了气。

二孀把烂眼边挤成两条紅肉。她說：“我并非来跟你吵嘴。說正經的吧，我是給小二珠送点东西。”說着，把布卷放在盐罐口上，“几尺布，給孩子縫件衣服。”媽說：“你这是干嘛样？別看少油无盐，縫件衣服錢还有呐。別羞人吧！”二孀說：“告訴你，这一年来，家里外头，二珠沒少帮助我們，一年到头啦，就是这点小意思。”二孀編出来的理由，根本是不能成立的。你听媽怎个說：“呵嘛呀！你是和我清工結賬来啦！提到干活，小海帮助我們的不是更多嘛，你說我該怎个还法吧。”二孀知道非說实話不可啦，就湊前一步，說：“說老实話，再三日就是冬至节，二珠身上衣服还很单薄，我跟他爹說：我們买冬衣給二珠也帶一份吧，早晚还不是自家人。你老两口可千万多不得心，我們两家，你是誰，我是誰，用不着分斤劈两。我两个长話短說着，如果明年給二珠送东西，我們少送来个件把两样，你們也是不会挑剔吵——我得赶快回去煮飯，他爹晚上还要出去开会呐。”

送二孀出門，帶回一捆松毛，抽出一条，挽了一个結，丢进灶膛里面，甌子底下立刻冒起泡沫，

发出嘩嘩的响声。媽正翻弄着二孀送来的布：六尺紅标准布，六尺阴丹士林布。媽說：“上衣有啦，褲子也有啦，还是我二珠好，有人惦记着。”我心里正在不是滋味——从画围腰时想到的，石榴树下听到的，送布来时看到的，对于我不是快乐，却是悶躁。我十八九岁的人，分得了田，自己又能劳动，我就該有独立的生活，用不着这个扶养，那个照顾！但是，目前，連穿一件衣服，还得指着这个，望着那个！同时从送布上面，我好象看出我們两家人已經起了什么变化，两家的生活也有些不大同道，要我清楚說嗎，我又說不出来。我的心正在驚扭着，媽的风涼話使我发起火来：“是我要他們送来的嗎？我有田，我能劳动，用得着哪个送！两块布稀奇不得，你根本就不該留下……”我还想說下去，却被一串咚咚脚步声給打断了。

小香端着两个土瓷碗，甩着两条小辮子，一直跑入厨房。噠噠两响，碗落在灶台上面：半碗白白的猪油，一碗舂成細粉的盐巴。她气喘喘的說：“快騰，快騰，我鍋里的飯快烂啦。”我說：“图快，你就原样端回去。”媽生怕我把气发到小香身上，赶忙

說：“小香，要忙，你先走，我馬上騰完就給你們送去。——你二珠姐又犯老毛病啦。”小香說：“我知道她的病根在哪。”說着，我覺得胳膊窩一痒。当我轉过身来，小香已經跳出門坎，在窗口外面用手指着我：“哈，哈，昨日打我一巴掌，今天算是撈回本来啦。”說完，撒開脚奔向大門飛跑。到門口剛要轉弯，只見小辮子繞了个花，身子向右一側歪，立刻被門外面一只大手抓住。——要不是爹的眼快手急，小香會跟我家老水牛抵起架来。

爹卸了車，把老牛拴在車轅上。从車上蓑衣底下拉出一把稻草，丟在牛嘴下面。然后按照老习惯，到廚房来洗臉洗脚。我虽对爹不滿，但他走路的樣子却使我吃了一惊。往时，爹穿起土改时节分来的大皮鞋，挺起高高的身骨，每跨一大步，地心震得咚咚响。現在他肩头有些側到左边，二十多步路，走了两个小弯，粉紅色的尘土，迷盖滿臉上的皺紋，低垂着头，好象脖大筋快要支持不起啦。

媽打来一盆水。爹先洗完臉，然后洗脚。草鞋底已經磨的快要通了洞，上面的綁脚断了，用麻繩子拴着。我以为他会把它丟掉的，可是脚洗完了，

脚掌搭在盆边上，拿起麻绳抖抖索索的补缀起草鞋来。

我把饭桌放在他的身边，摆起三个人的碗筷。媽端出甌子，盛上飯菜，又从屋里端出一碗滷腐。他的草鞋还没有补完。

媽催他两三次，爹把没补完的草鞋，摆在桌子下面，他左手撑着桌面，在草墩上扭轉身子时候，他紧紧的皱起眉毛，好象搬运沉重东西那样吃力。“唉，可真累夠啦。”媽說：“整日騎在牛身上，怎个还喊累呐？”爹拿起筷子說：“別人趕車騎牛，我可从来也沒騎过，为了教老牛省点力气可以多拉一些。今日給糧食局拉石灰，大家的車全裝好了，剩下几块就是没人肯拉。掂掂分量，也不过两百来往斤，我就把它裝上啦，回头是上坡路，再加上額外的分量，沒拉上五里路，老牛喘的生象拉风箱。我又貪多拉又心疼牛，心里老实着急。后来我还是用出老办法，把皮条拴在牛車上，我跟老牛說：‘走吧，我帮你个忙。’我們两个一同拽，一同喘，一同流汗，我心疼老牛，老牛也象心疼我。拉上坡来，一身大汗把眼睛流得都发黑啦。”說着，他端起湯盆，

吱吱呷了起来：“啊，好甜的青菜湯！”舌头連連舐扫上唇的胡子尖，把笑容显得很奇怪。爹夸奖媽的飯菜，是我家的老規矩，从我記事以来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在旧社会，爹长年在外帮工，只有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回家看望我們一眼。媽知道爹要回来，無論想尽什么办法，总給爹做点可口的东西吃吃。爹坐上桌子，吃到在地主家里一点也沾不到嘴皮的东西，总要夸奖一番：“这菜味真甜。”直到媽笑着說：“吃吧，別費話啦。”爹的嘴才光为吃飯活动啦。

今日，媽並沒有笑（当然更提不到滿意）。媽把筷子搭在碗边上，望着爹說：“你单知道甜，一点油盐都不向家买，今日不教她二嬸送来点油盐，想甜也甜不起来。你赶快留下几文錢吧。”爹說：“呵呀，一回家来总是这一套，不是油，就是盐，一点也不可怜人。解放前，蕎面拌辣子，日子也混过啦。現在日日吃大米飯，一时缺点油盐，这就吵过不得，人就是不知足！不知足，没办法！”媽說：“解放前是解放前，現在翻了身，手里又不是沒有，大家一年苦到头，还是少吃无穿，你說說，翻身为的是哪样？”爹說：“我也沒比你們两娘母吃的好，穿的好

呀！”我剛想插嘴，媽一把扯住我的衣服：“你看看，孩子衣服破成啥樣子！你不可怜，別人都可怜啦，別人把布都送來啦！”爹的平靜的臉上，一點也沒露出什麼表情，就象早知道是怎麼一台事和應該有這麼一台事一樣。立刻就說：“有人送來不更好嗎？我就省得再買啦。”他拉拉自己被汗水浸的半藍半白的上衣：“你看，我的衣服也不是破嗎，你摸摸，汗氣還沒干啦。”

我立刻插了嘴：“爹，你的錢放什麼地方啦，大家整天這樣苦，不是為了把生活過好點嗎？”爹連連搖頭：“莫急，好生活，還早些。耐着點吧……現在就是苦一些，总算有個奔頭！”說到這裡，爹顯然高興起來，最後一口飯，筷子扒的又响又快，他的精神象又壯旺起來。

爹放下筷子，打開皮烟盒，裹起草烟。媽提泔水去喂兩個大胖豬，我向廚房里收拾碗筷。兩只鴿子，一群小雞，吃飯時圍着桌子繞，人一離開立刻跳上桌子啄飯粒。那個大胆的小紅公雞，竟跳上飯子邊，翹着尾巴，一口一口啄里面的白飯。忽然，噠的一聲，五六只小雞，象受了爆炸一般，忽的飛到